

左傳杜解集正



志

博

學

刊

第

一



后

解

入

傳

舖

香

杜

正

左傳杜解集正自序

自漢宋之學分黨同伐異經學與理學歧而二之非通儒之學也漢鄭君經傳治孰六藝之宗匪獨其學重也粹然純儒品行卓絕千古雖宋之理學名臣無以過之鄭君從張恭祖受左傳劉義慶世說稱鄭君注春秋傳未成遇服子慎盡以已所注與之遂成解誼服氏之學甚爲當時所重至晉杜預撰集解備述賈劉許穎之說獨遺服氏不言孔冲遠謂服劣於諸儒棄而不論此曲說阿杜也今服注之僅存者與杜注頗有相同杜攘爲己說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遺棄不言如郭象注莊之竊向鄙夫之所爲也東晉初服杜俱置博士其後河北學尙服氏江南學尙杜氏唐孔氏依杜解作正義服

注遂微而杜氏始孤行於世矣梁崔靈恩後魏衛冀隆皆申服難杜隋劉炫規杜過百五十條今其書皆佚不傳元趙汭撰左傳補注略辨杜氏之非未暢其說我

朝經學昌明顧氏炎武萬氏充宗惠氏士奇惠氏棟沈氏彤江氏永洪氏亮吉顧氏棟高於杜解多所糾正然猶未能抉其隱微窮其情僞焦氏循補疏始斥杜氏爲司馬懿之私人故其注左貶死節之忠臣張亂賊之凶醜悖禮傷義忍於短喪飾非怙惡邪說肆行實爲世道人心之害其論可謂不朽矣近儒沈氏欽韓補注備言杜氏私衷爲司馬昭飾說發奸摘伏駁斥無遺其全書未及梓行余從友人處假得原稿亟甄錄之尤足箴杜癖之膏肓也夫經學者聖學之宗心術傾

邪而謂能發明經義者必不然矣自唐孔氏作疏阿附杜說
千有餘年莫之是正大義晦盲如入闇室愚爲杜解集正匪
好爲非毀前儒蓋欲扶翼正學昌明世教必如是而後左氏
之傳可讀春秋之經可明也嗚呼經學之不明遂爲政教彝
倫之害而儒術因之日歧其患匪淺愚正杜氏之失所冀後
之學者正世道以正人心慎毋歧經學理學而二之以流爲
僞學也

咸豐六年歲在丙辰十有一月長至日山陽丁晏自敘

左傳杜解集正卷一

淮安山陽丁晏學

總論

晉書荀崧傳元帝踐阼時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

北史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又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

南史王元規傳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百八十條又崔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議以明之

隋書經籍志左傳述議四十卷劉炫撰唐書藝文志劉炫規

過三卷

唐孔穎達正義曰梁諸儒爲左氏學者皆以賈服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天監中崔靈恩申服難杜著杜氏條例十卷劉炫實爲翹楚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百五十條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

朱子曰杜預左傳解不看經文自成一書晏案朱子謂杜氏不看經文其說最確杜氏阿附傳文於春秋本經之旨實全不理會也

黃澤曰杜元凱說春秋雖曲從左氏多有違悖經旨左氏有錯誤處必須少加辨明庶不悖違經旨而杜氏乃一切曲從此其蔽也

宋劉易撰春秋經傳韓琦贈詩曰何休杜預范甯離經附傳以臆箋

吳萊春秋釋例後序曰晉杜元凱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違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泰始郡國圖長歷本之劉洪乾象歷世多言其天文星歷爲長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傳似不得爲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館陶趙氏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時猶未亡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秋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亡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元孫也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說劉蘭張吾貴之徒則

又隱括兩家同異義例無窮嗚呼漢初習經者專門而今河
洛習傳者宗服子慎江左尙杜元凱矣晉劉兆始取公穀及
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
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
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
爲孰愈也

元陳則通春秋提綱曰左氏之夸固可惜杜氏之諛深可罪
杜之釋傳阿媚取容有不可曉動曰經誤預聖門之罪人左
氏之面友也

元趙汭左傳補注序杜氏序所著書自知不能錯綜經文以
盡其變則其專脩左氏傳以釋經乃姑以盡一家之言

篤循春秋左傳補疏序曰余幼年讀春秋好左氏傳久而疑
焉及閱杜預集解暨所爲釋例疑滋甚矣孔子因邪說暴行
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
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且揚
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已而閱
三國魏志杜畿傳注乃知預爲司馬懿女壻晉書預本傳云
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
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
尚書郎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預以父得罪於懿廢棄不用益
熱中久矣昭有篡弑之心搜羅才士遂以妹妻預而使參府
事預出意外於是忘父怨而竭忠於司馬氏既目見成濟之

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凌母正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弑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已儼然託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之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本有以啟之預假其說而暢衍之所以報司馬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又何疑顧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疆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

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
霸先若歡洋若泰若堅廣他如石虎冉閔苻堅相習成風而
左氏傳杜氏集解適爲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之
世唐高祖之於隋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
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之說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
晉等飾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飾與杜預爲司馬氏飾前後
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四明萬氏充宗作學春秋隨
筆斥左氏之頗吳中惠氏半農作春秋說正杜氏之失無錫
顧氏棟高作春秋大事表特糾杜注之誤而預撰集解之隱
衷則未有摘其奸而發其伏者賈服舊注惜不能全見而近
世儒者補左氏注亦徒詳核乎訓故名物而已余深怪夫預

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而欺世摘其說之大紕繆者稍疏
出之質諸深於春秋者俾天下後世共知預爲司馬氏之私
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蝨賊也晏案焦氏糾
杜氏之謬抉其行事窮其隱微如鑄鼎而象姦回然犀以燭
幽怪發前人未啟之祕真有功世教之言也

沈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序曰左氏之學儒林傳經典序錄
言之詳矣二千餘年黃童白叟知呻吟而抄括之然其學若
明若滅若存若佚若亡國之社其神不靈若枯樹之枿雖春不
榮塊然於天壤終無人窺其撰述之旨得一二微言妙義曉
然爲輔翼乎周公孔子而千世一範者則俗學顯排之邪說
陰敗之鄙夫小生中其毒厭不啻傳尸鬼病嗚呼可憫也已

爲左氏厄者有四焉始也一經一傳闕而不宣學士端居匡
坐懷不能已竊自耳剽口傳以遣時日遂有公羊穀梁騶夾
氏之異爲一王之法制爲學官之祭酒始願豈及此哉然漢
之賤儒喜其書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則羣居黷竄傳致雜
術以蠱世主以脅後生胡毋尹生之徒生享美祿沒有榮名
羣不逞者戟腕呿舌而起假左氏得行其好醜譬諸二八妙
姝與夫盲母狗也彼復何所容其喙青青子衿不將操瓢而
行乞哉誠不能不出死力以排之至范升何休而猖獗極矣
其厄一也然其書雖不立於學官通材大師猶遞相傳習其
訓故雖末由發聖師之蘊奧但守章句數名物待明智者自
得之固無傷乎左氏之書也有杜預者起紈袴之家習纂殺

之俗無王肅之才學而慕其鑿空乃絕智決防以肆其猖獗
之說是其於左氏如蟹之敗漆蠅之汙白其義理沒於鳴沙
礁石中而杜預之妖燄爲雞爲狗且蓬蓬於垣次矣其厄二
也江左輕浮學尙王杜中原敦龐師仍鄭服三百年中崔靈
恩魏冀隆諸人猶能關其口而奪之氣孔穎達者賣國之諂
子也枵然無所得於漢學蜣蜋之智奉僞孔氏與杜預而甘
且旨焉排擊鄭服不遺餘力於是服氏之學始顯終亡而杜
預之義赫然杲日之中天其厄三也自後博士倚席不講人
心益僂惡纔辨章頭便欲倚人之短揚己之長啖助趙匡陸
質劉敞之流哆然弄筆弱弓蒿箭競以左氏爲質的經世大
典夷於附枝綴肱甚者以爲蠱心喪志學者搖手不敢窺反

不如杜預顏籀之涕唾猶時時吮咽南宋習尚亦何可言幸而不亡蓋宏辭從橐應官之文句其膏馥耳元明來此制一廢而士大夫真目不識丁矣其大厄四也禮者奠天下之磐石也禮廢則天子無以治萬邦諸侯無以治四境卿大夫無以治一家時則下陵上替亂華亡國破家殺身如償券孔子傷之欲返諸禮而無其位故因春秋以見意以爲脩整於既往其召福祥也如彼勃亂於當今則嬰毒禍也如此左氏親受指歸故於禮之源流得失反復致詳焉周公孔子治道之窮通萃於一書若其勸懲之旨則婉而多風矣時以爲君子則君子之時以爲善則善之冀此心默喻於千載謹守遜言之戒以全春秋付託之重然其以禮愛護君父不已深切著

明哉奈何杜預以罔利之徒懵不知禮文者蹶然爲之解儼
然行於世害人心滅天理爲左氏之巨蠹後生曾不之察騰
杜預之義而播左氏之疵左氏受焉亦見其麤中薄植一魏
晉之妄人莫覺莫悟何有於古學哉區區之衷久懷憤懣遂
補注十二卷發明婉約之旨臚陳典章之要象緯堪輿之細
碎亦附見焉注疏之謬逐條糾駁各見於卷則左氏之沈冤
稍白杜預之醜狀悉彰其么膺蠹類橫蠹左氏殆不足辨不
悉著若夫百家傳聞眾言淆亂與公羊穀梁司馬遷事辭之
悖謬別爲考異不列茲編噫嘻昔者賈逵之訟左不盡括左
氏之長劉炫之規杜又不足仆杜預之短是以芳烈不揚休
赤臭未末殺小子何人敢與茲事將前哲之所啟牖乎今險

伎刻薄之人有竊鑽何休之餘竅以註誤梧子何不仁之甚也蓋聖世之賊民而已矣

又與周保緒書曰竊歎左氏親承夫子之緒論目睹百二十國之寶書其於措辭則微婉隱約或諱而不言使人深思連類而自得之蓋慎重之至也公穀二家晚出戰國向壁虛造乃敢呵斥罵詈以誣聖經其優劣本懸絕啖趙以來至劉敞胡安國輩皆著書孤行乃復鹵莽滅裂承公穀之餘竅猖狂鼓說橫斥左氏至以其實錄爲不足信可哀也矣然爲左氏之痼痼而得罪於聖經者無如杜預也賈服之注今已不傳其精者偏爲杜預攘取孔疏惟摘其細碎以爲嗤笑然他經如周禮儀禮疏中所引服氏猶可想見向來經師之講習左

氏之面目未至顛倒變易杜預乃盡翻家法移左氏之義以就其邪僻曲戾之說創長歷以爲牽附移掇之計造釋例以成其網羅文致之私疏家及後之爲左氏者動輒惑於其例於是左氏之學亡而杜預儼然專門名家矣故經學之亡亡於唐初撰五經正義棄河朔之樸學尙江左之虛浮殊可浩歎後之麤才以擊鄭學排左氏爲能事其習氣則陳祥道鄭樵等喪心狂易之人開之也欽韓作是注也糾駁杜預之謬發明左氏之奧埽晦盲否塞而還爲青天白日世有桓譚必以爲可傳也 又答董琴南書曰慨然念左傳之書一厄於公羊橫行之日再厄於杜預孤行之後其微旨奧義蒙於糞土齷穢之中而莫能澡雪劉敞之徒猖狂妄論由於杜預之

痕瘡而爲左氏之詬病孔穎達等素無學術因人成事五經正義稍有倫理者皆南北諸儒之舊觀其固陋之習最信僞孔傳杜預於鄭氏敢斥曰不通不近人情於服氏曰尙不能離經辨句何須著述大典尊崇杜預謂禮經爲不足信狂惑叫號而鄭之他經服之左傳由此廢亡名曰表章經學實乃剝喪斯文可勝恨哉不揣淺陋爲補注十二卷凡杜預之叛經誣傳糾摘紕繆皆劉炫衛冀隆所未及其典章名物訓故皆補其敗闕蓋用心十餘年而今始有成書晏案左氏紀實其議論時有乖違皆述當世之說或稱君子之言或紀時人之語於左氏無與也且左氏紀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向無左傳則事實不明并春秋之經亦無由推見至隱矣卽啖趙輩

廢棄三傳詳玩經文亦豈能全廢事實而憑臆鑿空哉然則左傳紀實國事賴以尙存禮典藉以不墜有功於聖經大矣而後人以其議論之頗遂妄生痕痛痛斥左氏之書夫豈知言者哉沈氏謂左氏詳於禮之源流得失明乎周公孔子之治道勸懲之旨婉而多風冀此心默喻於千載以全春秋付託之重此真善讀左史者可爲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惜乎劉賈許穎服五家之注皆佚漢經師之學蕩然杜氏學疏識陋集解之成在太康平吳之後心志旣侈論說多乖左氏之學日晦由杜氏失之也

丁晏案左傳杜氏集解序獨遺服氏之名實多勦取服氏攘爲已注說曰杜預撰經傳集解序備舉劉子駿賈景伯父子

許惠卿穎子嚴皆漢之先儒名家也獨遺服氏之名而不言
孔氏謂服劣於諸家棄而不論此阿杜之曲說也服氏之學
當時盛行東晉已置博士不容遺棄其名竊嘗反覆考之而
確知杜氏之竊取服說攘爲己注故有意沒其名氏其居心
之詭秘深可鄙也今服注之塵有存者其說多與杜同行同
竊賊已露真贓謹據正義所引服注試一一臚舉之隱元年
傳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服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
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杜解養成其惡明鄭伯志
在於殺隱二年傳服云同軌畢至謂海內皆至也四夷軌異
俗不可同其文杜解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五年傳昭文章
服云大司馬職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

旂軍吏載旗杜解車服旌旗又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
風服云八風八卦之風乾音石坎音革艮音匏震音竹巽音
木離音絲坤音土兌音金杜解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
十一年傳穎考叔挾軛以走服云考叔挾車轅篚馬而走杜
解軛轅也桓二年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服虔云十一戰
皆在隱公世杜解殤公以隱公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世
又傳鞶厲游纓杜解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疏
云服說鞶厲與杜同服又云纓加索鞶杜同六年傳吾牲牲
肥腍服云牛羊曰肥豕曰腍杜解牲牛羊豕也又傳以德命
爲義服云謂若大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武王曰發杜解若文
王名昌武王名發又傳不以畜牲服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

杜解畜牲六畜莊十年傳蒙皋比而先犯之服引樂記包之
以虎皮名之曰建囊其字或作建皋杜解皋比虎皮十六年
傳公父定叔出奔衛服云定叔之祖其叔段杜解其叔段之
孫二十年傳執燕仲父服云南燕伯爵杜注燕仲父南燕伯
二十一年傳王以后之輦鑑予之服云輦鑑王后婦人之物
杜解后王后也閔元年傳以滅耿滅霍滅魏服云皆姬姓杜
解與服同二十二年傳遇觀之否服云觀爻在六四變而之
否杜解與服同僖四年傳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服云牛馬
風逸蓋是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相干也杜解牛馬風逸
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十五年傳箕子曰其後必大服以
爲紂之庶兄杜解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沿服氏注

不从鄒玄等紂諸父之說二十八年傳楚子伏己而監其腦
服云如俗語相罵云噫汝腦矣杜解監噫也三十一年傳猶
三望服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杜解三望分野之星
國中山川不从公羊泰山河海之說三十三年傳秦師輕而
無禮必敗服云無禮謂過天子門不橐甲束兵而但免冑杜
解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文四年傳圍邠新城
服云秦所築城也杜解邠新城秦邑也又十八年傳蒼舒隕
斂禱戲大臨虜降庭堅仲容叔達服云八人禹垂之屬也杜
解此卽垂益禹皋陶之倫又傳謂之饜饜服云貪財爲饜貪
食爲饜杜解與服同宣十一年傳令尹爲艾獵城沂服云艾
獵爲賈之子孫叔敖也杜解艾獵孫叔敖也亦沿服說不从

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十二年傳兩馬掉鞅而還服云兩飾也掉正也杜解與服同又傳射麋麗龜杜解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疏云服虔亦然又傳晉魏錡求公族未得服以爲犖子杜解魏錡魏犖子亦沿服注不从世本以爲犖孫又傳韓厥爲司馬服云韓厥萬元孫杜解與服同十六年傳成周宣榭火服云宣揚威武之處杜解宣榭講武屋成六年傳子之佐十一人服云是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之杜解六軍之卿佐與服義同八年傳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服云莊姬晉成公之女杜解與服同十年傳膏之下服云此膏謂連

心脂膏也杜解心下爲膏十六年傳射其元王中厥目服云陽氣觸地射出爲射之象杜解陽氣激南飛矢之象襄九年傳使皇郟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服云皇郟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杜解與服同又傳遇艮之八服云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占杜解亦云雜用連山歸藏之易十四年傳窮兩鞫而還服云鞫車輓兩邊又馬頭者杜云鞫車輓卷者又傳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服云旰晏也從公於囿戚孫文子邑也杜與服同二十四年傳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服云立功禹稷立言史佚周任戚文仲也杜解與服同又傳象有齒以焚其身服云焚讀曰償償僵也杜解焚斃也二十五年傳武也知楚令尹服云令尹

屈建也杜解與服同二十六年傳夫不惡女乎服云夫謂太

了也

二十三年傳疏引

杜解與服同二十七年傳宜其光輔五君以

爲盟主也服云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
太傅也杜解五君謂文襄靈成景二十八年傳歲在星紀而
淫於元枵服云歲爲陽元枵爲陰歲乘陰進至元枵陰不勝
陽故溫無冰杜解歲星也星紀在丑元枵在子盛陰用事
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三十年傳穆子問王子之
爲政何如服云楚令尹王子圍也杜解王子圍爲令尹又傳
烏鳴于亳社服云殷宋之祖故鳴其社杜解殷社三十一年
傳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服注讀羸爲盈盈是滿也故訓
爲受杜解羸受也昭元年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服云二人

執戈在前在圍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杜解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又傳吾與子弁冕端委服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尙衰長故曰委杜解端委禮衣又傳唐人是因服云唐人謂劉累也杜解唐人若劉累之等二年傳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人謂之少齊服云所以寵異不與齊眾女子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杜解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也三年傳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服云燠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杜解燠休痛念之聲四年傳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服云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慎其事爲此禮也杜解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又傳鄭子產作止賦服云賦此一正之田使之出一馬三

牛復古法耳杜解正十六并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六年傳詩
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服云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爲萬國
所信也杜解言文王作儀法爲天下所信七年傳好以大屈
服云大屈弓名魯連書曰與大曲之弓大屈卽大曲也杜解
大屈弓名十七年傳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服云
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事杜解黃帝受命有雲瑞
故以雲紀事又傳九扈爲九農正服云九扈春扈鵙鵙夏扈
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喑喑宵扈嘖嘖桑
扈竊脂老扈鷓鷃杜解並與服同二十年傳己丑日南至梓
慎望氛服云梓慎知失閏在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氛杜
解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二十一年傳不狎鄙服云狎更

也杜解與服同二十二年傳王弗應服以爲太子壽卒景王
不立適子杜解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
二十六年傳齊侯取鄆服云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
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杜解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
傳者爲公處鄆起又傳遂弗執也令尹炮之服云炮燔爇皆
是燒也杜解炮燔卻宛二十九年傳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
服云四頭爲乘四乘十六頭也杜解合爲四哀二年傳二揖
在下服云三揖卿大夫士杜解與服同又傳志父無罪君實
圖之服云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曰晉趙鞅以叛
旣復更名志父言已事齊君當謀其賞也杜解志父趙簡子
之改名也言已事齊君當圖其賞又傳郵無恤御簡子服云

王良也杜解郵無恤王良也七年傳知必危何故不言服云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杜解知伐邾必危自當言十二年傳侯伯致禮服云致賓禮於地主杜解以禮賓也十四年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服云春秋終於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杜解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以上並與服氏注同此皆杜氏攘竊服注掩爲已說者也至服注之見於他書所引者隱元年傳不及黃泉史記鄭世家注引服曰天元地黃泉在地中故曰黃泉杜解地中之泉故曰黃泉三年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衛風疏引服注得臣齊世子名居東宮杜解得臣齊太子也常處東宮五年傳叔父有憾于寡人小疋疏引服注諸侯稱同姓大夫長

曰伯父少曰叔父杜解與服同八年傳先配而後祖曾子問
疏引服注大夫以上皆三月見祖廟之後然後成昏杜解禮
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十一年傳使營菟裘館于蔦氏史
記魯世家注引服曰館舍也蔦氏魯大夫杜解與服同桓元
年宋華父督史記宋世家注督戴公之孫杜解云華父督宋
戴公孫也二年傳大路越席史記禮書注引服曰大路祀天
車也越席結括草以爲席也杜解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
又傳遷九鼎于雒邑召誥疏引服注今河南有鼎中觀杜解
王城卽今河南城也又傳三辰旂旗大雅疏引服注三辰日
月星也杜解與服同又傳士有隸子弟旣夕禮引服注士卑
自以其子弟爲僕隸杜解與服同三年傳韓萬御戎大雅疏

引服注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杜解韓萬莊伯弟也五年
傳龍見而雩後漢禮儀志注引服注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
遠爲百穀求膏雨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杜
解龍見建巳之月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
爲百穀求膏雨六年傳宋以武公廢司空禮記疏引服注武
公名司空廢司空爲司城杜解與服同九年傳施父曰太平
御覽引服注施父魯大夫杜解與服同又傳南冠而縶者誰
也御覽引服注南冠楚冠杜解與服同十三年經公會衛侯
燕人戰曲禮疏引服注時衛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譏其不稱
子也杜解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非禮也十五年傳鄭伯因
櫟人殺檀伯水經注引服注檀伯守櫟大夫杜解與服同十

六年傳構急子使盜待諸莘邶風疏引服注構會其過惡莘
衛地杜解與服同十七年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春官
疏引服注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杜解與服同十八年傳丙
子享公史記魯世家注引服曰爲公設享讌之禮杜解與服
同又傳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鄭風疏引服注鄭子昭公
弟子儀也杜解與服同莊四年傳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冬
官疏引服注子句子也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閒謂之子杜解
子戟也八年傳公子彭生也齊世家注引服注公見彘從者
乃見彭生鬼改形爲豕也杜解公見大豕而從者皆見彭生
妖鬼九年經浚洙水經注引服曰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爲
齊備也杜解與服同十二年傳宋人皆醢之史記宋世家引

服注醢肉醬杜解與服同十八年經有蜮秋官疏引服注蜮短狐含沙射人故爲災杜解與服同二十一年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天官疏引服注闕象魏也杜解與服同二十三年傳翹翹車乘召南疏引服注翹翹遠貌杜解與服同三十二年傳圉人犖史記魯世家注引服注圉人掌養馬者杜解與服同又傳使鍼季酖之史記魯世家引服注酖烏名杜解與服同閔二年傳伐東山皋落氏水經注引服注皋落氏赤翟之都也杜解赤狄別種也又傳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史記晉世家引服曰廚膳飲食杜解膳廚膳又傳衣之偏衣佩之金瑛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偏衣偏袷之衣袷在中左右各異故曰偏衣金玦以金爲玦也杜解偏衣左右異色以金爲玦

僖元年傳滅下陽水經注引服注下陽虢邑也在大陽東三十里城南杜解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二年傳請以屈產之乘公羊疏引服注產生也杜解屈地所生良馬四年傳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召公奭杜解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又傳五侯九伯邶風疏引服注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杜解五等之侯九州之伯又傳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桓公責問楚也杜解昭王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又傳方城以爲城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方城山在漢南杜解方城山在南陽葉縣

南五年傳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春官疏引服注分謂春秋分至謂冬夏至啟立春夏也閉立秋冬也望氣以審妖祥變亂之氣杜解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素察妖祥遂爲之備又傳狐裘龙茸晉世家注龙茸以言亂貌杜解龙茸亂也又傳輔車相依衛風疏引服注輔上頰車也與牙相依杜解輔頰輔車牙車又傳均服振振春官疏引服注均同杜解戎事上下同服又傳而脩虞祀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虞所祭祀命祀也杜解虞所命祀八年傳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檀弓疏引服注寢謂小寢廟謂殯宮杜解寢小寢將葬又不以殯過廟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秋官疏引服注胙臠肉尊齊侯客之若先代之禮杜解

胙祭肉尊之比二王之後又傳以伯舅耄老射義疏引服注
七十曰耄杜解與服同又傳及高梁而還史記齊世家引服
注高梁晉地杜解與服同又傳公謂公孫枝曰史記秦本紀
注引服曰秦大夫公孫子桑杜解與服同又傳狐突適下國
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晉所滅國以爲下邑一曰曲沃有宗
廟故謂之國杜解下國曲沃新城十二年傳齊侯使管夷吾
平戎于王史記周本紀注引服曰戎伐周晉伐戎救周故和
也杜解平和也又傳陪臣敢讎史記周本紀注引服曰諸侯
之臣於天子故曰陪臣杜解諸侯之臣曰陪臣十三年傳謂
百里與諸乎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百里秦大夫杜解與服
同又傳自雍及絳史記秦本紀注引服云雍秦國都絳晉國

都杜解與服同十五年傳輅秦伯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輅
迎也杜解與服同十七年傳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史記晉世
家注引服曰圉人掌養馬者不聘曰妾杜解與服同二十二
年傳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婢子
婦人之卑稱也杜解與服同又傳富辰言于王曰史記周本
紀注引服曰富辰周大夫杜解與服同二十三年傳齊侯伐
宋圍緡以討其不盟于齊也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魯僖公
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
與盟故伐之杜解與服同又傳司空季子史記晉世家注引
服曰胥臣曰季也杜解與服同又傳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
乘史記宋世家注引服曰八十四匹也杜解與服同二十四年

傳軍于郇水經注引服注郇國在解縣杜解解縣西北有郇城又傳上下相蒙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蒙欺也杜解與服同又傳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小雅疏引服注爲王卿士杜解穆公周卿士名虎又傳又有厲宣之親鄭風疏引服注鄭宣王母弟杜解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又傳王遂出及坎飲水經注引服注坎飲鞏東邑名杜解坎飲周地在河南鞏縣東二十五年經公會衛子慶莒子盟于洮曲禮疏引服注時衛君已葬成公猶稱子者明不失子道杜解衛文公已葬成公述父之志故書子以善之二十八年傳衛侯出居于襄牛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襄牛衛地杜解與服同又傳願以閒執讒慝之口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

但爲執爲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解讒慝若爲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又傳作王宮于踐土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襄王自往臨踐土晉侯聞而爲之作宮杜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又傳駟介百乘徒兵千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杜解與服同又傳出入三覲秋官疏引服注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杜解與服同又傳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王庭踐土也杜解踐土宮之庭又晉侯作三行以禦狄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也杜解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十年傳饗有昌歆白黑形鹽天官疏引服注昌

歌昌本之菹鹽虎形尅形杜解昌歌昌蒲菹鹽形象虎三十三年傳晉於是始墨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非禮也杜解記禮所由變又傳文夫人歛而葬之鄆城之下鄭風疏引服注鄆城故鄆國之墟杜解鄆城故鄆國又傳烝嘗禘於廟士虞禮疏引服注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焉杜注三年禮畢又大禘文元年傳忍人也能事諸乎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言忍行不義若立職子能事之杜解能忍行不義問能事職不二年傳不登于明堂玉藻疏引服注明堂祖廟也杜解與服同三年傳舉人之周也水經注引服注周備也杜解與服同四年傳圍祁新城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秦新邑所作城也杜解祁新城秦邑也六年傳以子車氏秦風疏引子

車秦大夫氏也杜解與服同又傳辰嬴嬖于二君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杜解竝與服同又傳其子何震之有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震威也杜解與服同七年傳穆嬴御覽引服注曰襄公夫人杜解襄公夫人靈公母也十一年傳富父終甥搯其喉以命宣伯史記魯世家注引服曰搯衝也得臣獲僑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杜解與服同又傳酈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鐘國人弗殉御覽引服注自安猶處也服虔徇作循順也杜解安處也徇順也十二年傳取羈馬史記秦本紀注引服曰晉邑也杜解羈馬晉邑十六年傳分爲二隊文選注引服曰隊部也杜解與服同十八年傳叔仲不可史記魯世家注引服曰叔仲惠伯

杜解與服同又傳少皞氏有不才子史記五帝本紀注引服
曰少皞金天氏帝號杜解與服同又傳謂之窮奇史記五帝
本紀注引服曰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杜解與服同宣
二年傳宦三年矣曲禮疏引服注宦學也又傳不告而退史
記晉世家注引服曰不望報也又傳以爲公族史記晉世家
注引服曰公族大夫杜解竝與服同三年傳貢金九牧螭魅
罔兩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使九州之牧貢金春官疏引服
注螭山神獸形魅怪物杜解竝與服同又傳文公報鄭子之
妃邶風疏引服注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
曰報杜解與服同四年傳子公之食指動史記鄭世家注引服曰
食指第二指也杜解與服同十三年傳其君之戎分爲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夏官疏引服注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杜解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十五年傳棄仲章而奪黎氏地邶風疏引服注黎侯之國杜解與服同成元年經作正甲小雅疏引服注司馬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正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正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杜解引周禮皆與服同二年傳請曲縣繁纓以朝春官疏引服注諸侯軒懸闕南方是曲也杜解與服同又傳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欲全齊隴畝東行杜解晉之伐齊循隴東行易又傳五伯之霸也毛詩譜疏引服云五伯謂夏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

文杜解與服同六年傳沃饒而近鹽水經注引服注鹽池也
杜解猗氏鹽池是十六年傳有韎韋之跗注春官疏引服注
跗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也杜解跗注若袴而屬於跗與
袴連十七年傳或與己瓊瑰食之秦風疏引服注聲伯惡瓊
瑰贈死之物杜解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義與服同襄九
年傳以出內火天官疏引服注火出于夏爲三月故云以春
出季秋昏時伏于戌故云以秋入杜解建辰之月則令民放
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又傳
相土因之商頌疏引服注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闕伯之後
居商正杜解與服同十年傳其將不免乎御覽引服注傳舉
此者爲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

光起本也杜解與服同襄十一年傳司慎司監覲禮疏引服
注二司天神杜解與服同十四年傳日旰不召史記衛世家
注引服曰旰晏也杜解與服同又傳二子從之孫文子如戚
史記衛世家注引服曰從公子囿戚孫文子邑杜解竝與服
同又傳射兩鞬而還秦風疏引服注鞬車軛也杜解鞬車軛
卷者十五年傳富而後使復其所天官疏引服注賣玉得富
杜解與服同十九年傳顏懿姬無子其姪駸聲姬生光以爲
太子諸子仲子戎子太平御覽引服注兄子曰姪顏駸皆二
姬母姓因以爲號懿聲皆諡諸子諸妾姓子者仲子戎子皆
宋女又傳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御覽引服注齊侯許之杜
解竝悉與服同又傳遂東太子光御覽引服注東徙之東鄙

也杜解廢而徙之東鄙二十五年傳近于公宮史記齊世家
注引服曰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許稱公杜解言崔子宮
近公宮淫者或許稱公又傳乃爲崔子閒公史記齊世家注
引服曰伺公閒隙杜解與服同又傳公拊楹而歌史記齊世
家注引服曰公以爲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也杜解
歌以命姜又傳爲社稷亡則亡之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謂
以公義爲社稷死亡也杜解謂以公義死亡又傳下車七乘
檀弓疏引服曰上公遣車九乘杜解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
傳先八邑鄭世家注引服云四井爲邑杜解八邑三十二井
又傳夫不惡女乎對曰欲速乃縊而死御覽引服注夫謂太
子伊戾無寵於太子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位宋公信左師之

言世子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之也杜解夫謂太子也言
欲速得公位傳言宋公閻左師諛太子所以無罪而死二十
六年傳平公入夕御覽引服注平公共姬子杜解與服同又
傳問諸夫人御覽引服注夫人佐母棄也杜解並悉與服同
二十七年傳牀笱之言不踰闕史記禮書注引服曰笱謂之
笱杜解笱簀也二十八年傳與慶舍政史記齊世家注引服
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杜解舍慶封子慶封當
國不自爲政以付舍二十九年傳此之謂夏聲秦風疏引服
注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與諸夏同風故曰夏
聲杜解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
謂之夏聲又傳爲之歌大雅大雅疏引服注陳文王之德是

爲正大雅杜解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又傳美哉猶有憾而猶有慚德吳世家注引服曰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慚於始伐而無聖佐杜解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慚於始伐又傳終身不聽琴瑟晉國其萃於三族乎史記吳世家注引服曰聞義而改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杜解與服同三十一年傳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魯世家注引服曰齊諡也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杜解齊諡立庶子則以年昭元年傳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聘禮疏引服注莊王圍之祖共謂共王圍之父杜解與服同又傳遷闕伯於商止主辰史記鄭世家注引服曰辰大火主祀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祖相土封闕伯之故地因其故國

而代之杜解商止主祀辰星大火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止
因闕伯故國又傳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
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也杜解與服同又傳昔金天氏有
裔子曰昧爲元冥師帝用嘉之於是乎禋之史記鄭世家注
引服曰金天氏帝少皞元冥水官也昧爲水官之長帝顓頊
也禋爲營攢用幣若有水旱則禋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杜
解竝與服同又傳臺駘能業其官史記鄭世家注引服曰脩
昧之職杜解纂昧之業三年傳火中寒暑乃退幽風疏引服
曰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
星中大暑退杜解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
四年傳日在北陸而藏冰天官疏引服注陸道也北陸言在

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杜解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
又傳以享司寒幽風疏引服注司陰之神元冥也杜解司寒
元冥北方之神又傳商紂爲黎之蒐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
黎東夷國名也杜解與服同又傳饗大夫以落之小雅疏引
服注釁以豶豚爲落杜解以豶豬血釁鐘曰落五年傳小有
述職曹風疏引服注諸侯適天子曰述職杜解與服同七年
傳聖人之後也史記孔子世家注引服曰聖人謂商湯杜解聖人
殷湯又傳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商頌疏引服注弗
父何宋潛公世子厲公之兄也以有宋言潛公之適嗣當有
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杜解弗父何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
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又傳及正考父史記孔子世家注引

服曰弗父何之曾孫杜解與服同又傳孔成子史記衛世家
注引服曰衛卿孔烝鉏也杜解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
八年傳陳顓頊之族也史記陳杞世家注引服曰陳祖虞舜
舜出顓頊杜解與服同九年傳使荀躒佐下軍史記趙世家
注引服曰荀躒知文子杜解躒荀盈之子知文子又傳孟僖
子如齊殷聘秋官疏引服注自襄二十年叔考聘於齊至今
積二十年聘齊故中復盛聘杜解自叔考聘齊至今二十年
今脩盛聘十二年傳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史記楚
世家注引服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
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也杜
解與服同十三年傳吾父再奸王命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

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杜解與服同又傳私欲不違史
記楚世家注引服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杜解不以私欲違民
事又傳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有國高以爲內主史記楚世家
注引服曰皆庶子而出奔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杜解皆庶
賤國民高氏齊上卿二十年傳賓將擷夏官疏引服注謂行
夜也杜解擷行夜又傳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苻舟鮫
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地官疏引服
注衡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也杜解與服同二十三年傳
召伯奭南宮極御覽引服注南宮極王子朝之卿士也杜解
二子周卿士又傳萇宏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
濟也今西王之大臣亦震東王必大克御覽引服注曰先君

謂劉獻公文公文也獻公亦欲立子猛不欲子朝得國子朝居王城故謂之西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也杜解竝與服同二十四年傳紂有億兆夷人秦誓疏引服注夷狄之人也杜解言紂眾億兆兼有四夷二十五年傳桐門右師見之夏官疏引服注右師宋師樂大心也其室居桐門杜解右師樂大心居桐門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史記魯世家注引服曰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忿郈氏雞目杜解擣芥子播其羽也與服同與鄭眾爲雞著甲之說異又傳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鄭風疏引服注冰積丸蓋也杜解冰積丸蓋或云積丸是箭筈其蓋可以取飲又傳其誰有此乎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杜解

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故歎也二十六年傳然據有異焉史記
魯世家注引服曰異猶怪也杜解與服同又傳令尹子常欲
立子西御覽引服注子西平王之長庶子宜申又傳太子壬
弱其母非適也御覽引服注卽昭王也杜解竝與服同又傳
國有外援御覽引服注外援謂太子任秦之外甥杜注外援
秦也二十七年傳遂聘於晉以觀諸侯史記吳世家注引服
曰察其疆弱杜解觀疆弱又傳是無若我何我爾身也史記
吳世家注引服曰猶言我無若是我何我言身猶爾身也又傳
鱒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史記吳世家注引服曰全魚豕杜
解竝與服同二十八年傳昔有仍氏生女黶黑鄘風疏引服
注髮美爲黶杜解美髮爲黶二十九年傳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稱主君史記魯世家注引服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杜解比公於大夫又傳遂濟窮桑周官疏引服注濟渡也遂渡少皞之世杜解窮桑少皞之號也又傳蔡史墨史記魯世家引服曰晉史蔡墨也杜解蔡史墨卽蔡墨三十一年傳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春官疏引服注十二月辛亥日會月於龍尾而食午火庚金也杜解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三十二年傳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春官疏引服注歲在星紀吳越之分野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以其歲星十二歲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故歲星三周杜解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

六歲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定
四年傳職官五正秋官疏引服注五正五官之長杜解與服
同又傳鄭公辛曰平王殺吾父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父曼
成然杜解辛曼成然之子七年傳齊人歸鄆陽關史記魯世
家注引服曰陽關魯邑杜解鄆陽關魯邑八年傳吾志其目
也大射儀疏引服注詐以自矜杜解以自矜九年傳皙幘而
衣狸製幽風疏引服注狸裘也杜解製裘也十年傳且犧象
不出門小雅疏引服注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杜注犧象酒
器犧尊象尊也十二年傳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
伐之史記孔子世家注引服曰人有及公之臺側申句須樂
頌魯大夫杜解至臺下二子魯大夫十三年傳歸我衛貢五

百家趙稷涉賓以邯鄲叛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史記
趙世家注引服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
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稷午子皋夷范氏之側室子其
解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著
晉陽稷趙午子皋夷范氏側室子哀元年傳滅夏后相史記
吳世家注引服曰相啟之孫杜解夏后相啟孫三年傳命藏
象魏史記孔子世家注引服曰法令縣之朝謂其書爲象魏
杜解懸教令之法于象魏四年傳襲梁及霍水經注引服曰
梁霍周南鄙也杜解梁南有霍陽山五年傳齊姬諸子鬻姒
之子荼嬖寘羣公子于萊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史記齊世家
注引服曰燕姬齊景公之嫡夫人諸子諸公子鬻姒景公妾

萊齊東鄙邑師眾也黨所也杜解並與服同六年傳潛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杜解與服同又傳晏圉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圉晏嬰之子杜解與服同又傳惟彼陶唐率彼天常有此冀方魏風疏引服注堯居冀州虞夏因之杜解唐虞及夏同都冀州又傳使賜之屬鏤以死史記吳世家注引服曰屬鏤劍名杜解與服同又傳烏則擇木史記孔子世家注引服曰烏喻已杜解以烏自喻十一年傳是豢吳也夫史記注引服曰豢養穀食曰豢杜解豢養也十二年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有司徹疏引服注尋之言重也溫也寒歇也可亦可寒而歇之杜解尋重也寒歇也十三年傳自到七人於

幕下史記吳世家注引服曰以絕口杜解與服同十四年傳
使疾而遺之湯沐備酒肉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使陳逆詐
病而遺也杜解使詐病又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史記齊世
家注引服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杜解成
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止子意茲芒子
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又傳屬徒攻闔與大門史記
齊世家注引服曰宮中之門曰闔大門公門也杜解闔宮中
小門大門公門也又傳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史記齊世家注
引服曰子方子我黨杜解子方子我臣十五年傳舍于孔氏
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史記衛世家注引服曰圃園也二
人謂良夫大夫蒙衣爲婦人之服杜解並與服同又傳使告

季子召獲駕乘車史記衛世家注引服曰季路爲孔悝邑宰
召獲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杜解季子
子路也爲孔氏邑宰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又傳公
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下石乞孟魘敵子路君子死冠不免
史記衛世家注引服曰言輒已出無爲復入也二子蒯聵之
臣敢當也不使冠在地杜解竝與服同十六年傳稱一人非
名也史記孔子世家注引服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
稱也杜解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又傳負王以如昭夫人
之宮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昭夫人惠王母越女也杜解昭
夫人王母越女十七年傳立公子起史記衛世家注引服曰
起靈公子凡此杜解悉與服同夫使服氏三十卷全書具存

則其攘竊之迹必更有顯露之者惜乎解論久亡無由盡摘其伏而發其奸也然卽今可考而知者杜氏勦取服說比比皆是而孔疏猶阿杜云劣而不論旣云劣矣何以集解又襲其說注襲其說而序沒其名此攘竊之小人郭象何法盛之徒儒者之所深羞也

丁晏按杜預親見古文尙書說曰杜預左傳集解凡引書之見於古文者皆注云逸書孔疏謂杜氏不見古文非也古文尙書孳萌於魏季晉初鄭冲等已相授受此在晉書有明文矣今晉書禮志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尙書杜預建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旣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杜議引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稱高

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杜所引之傳即古文書孔傳也左傳隱元年杜注以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正義引晉書杜預傳曰太始十年元皇后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為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鄭玄以諒闇為凶廬杜所不用今晉書杜預傳無此文論語邢疏引杜預傳與同又通典總論喪期云博士段暢重申杜元凱議尚書毋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玄獨以諒闇為凶廬今據諸儒為正又通典皇太子為太后服議云杜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暢采典籍為證左傳疏謂暢為預鄉人然則段暢之議實元凱喉使為之其稱諸儒者即指

僞孔傳文也特其書尙未通行於時故或稱傳或稱諸儒不
指名稱孔氏然可證書傳之出衍於西晉之初其改諒闇作
亮陰皆依古文書也僞古文又沿無逸之文造爲王宅憂亮
陰三祀旣免喪其惟弗言孔傳亦云居憂信默經文又造爲
恭默思道皆所以證成其僞也夫鄭君謂諒闇爲凶廬本於
伏生書大傳高宗親喪居廬三年非康成之臆說也且禮云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預顯
悖聖經飾爲心喪之議爲短喪者舞文則名教之罪人也當
時聞杜議者頗以爲怪同朝如袁準范宣皆不謂然然預罔
顧是非獨据古文書傳以排眾論而朝議從之何也蓋古文
尙書作俑於王肅晉武帝爲肅外孫杜身仕晉朝諂附貴戚

武帝實左袒之故肆其邪說敗禮蔑倫當時內外臣民極知其非而莫能是正也又左氏宣十五年傳引周書庸庸祗祗威威杜注言文能用可敬可敬今康誥僞孔傳亦云用可用敬可敬昭二十五年傳九文杜注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孔疏杜言華若草華而不言蟲則華蟲各爲一物案華蟲爲雉伏生書大傳以華蟲爲一物鄭注本之獨僞孔傳華象草華蟲雉也杜分華蟲爲二訓華爲草華依僞古文書傳也又左傳三犧服虔注云鴈鶩也雉也杜注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亦據僞泰誓上帝神祇宗廟犧牲之文孔疏謂杜雖不見古文其言闕與之合實則古文爲預所親見故往往依用之也襄三十一年傳引泰誓云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杜注今尙書泰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正義云
王肅亦云泰誓近非本經是諸儒疑之也偽古文作於肅而
杜氏尊信之其疑今尙書泰誓者古文泰誓有民之所欲二
語而今文無之杜親見晚出古文故以今文爲疑也哀十八
年引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龜杜注官占卜筮之
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今大禹謨孔傳帝
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
後命於元龜案左氏本作能故釋文云尙書能作克克亦能
也今杜注從僞古文訓爲先又與孔傳說同是明據晚出書
而竄改也杜旣親見古文而注左猶稱逸書蓋古文雖行於
世而今文尙列學官故杜爲集解猶沿賈服稱逸書至議喪

制則援書傳以自飾其說孔疏謂杜氏不見古文母乃考之
未詳歟

丁晏案杜預左傳注阿附王肅說曰嘗覽杜預左傳注多違
賈服而從王肅心竊疑之及讀桓五年孔疏云王肅作聖證
論言郊則圜丘圜丘卽郊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
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
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始悟王肅爲文王皇后之父杜
氏仕武帝時阿諛其說則諂附之小人也肅注左傳今閒見
於史記裴駟集解及沖遠正義所引猶在其略史記注引王
肅作三軍注始復成國之禮今杜注亦云今復成國之禮又
引王肅爲仍牧正注牧正牧官之長今杜注亦云牧官之長

隱元年傳都城過百雉杜注一雉之牆長三丈依王肅說三丈爲雉不用戴禮韓詩雉長四丈之說桓六年傳接以太牢杜注以禮接夫人重適依王肅說接待夫人不用鄭注接爲捷謂食其母之說宣元年傳文馬百駟杜注畫馬爲文四百也杜依王肅注以文爲畫馬而廢賈逵狸文之古訓定十年杜注犧尊象尊也疏引王肅以爲犧尊象尊爲牛象之形背上負尊而廢毛鄭以來犧讀如娑之古訓襄二十七年傳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疏云服虔作弊王肅作蔽當如王爲蔽掩之也襄二十八年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杜注除地封土爲壇疏云服虔本作墀王肅本作壇昭十三年傳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杜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

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疏引王肅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
 猶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與鄭眾服虔謂鄭伯在男服
 賈逵謂男當作南南面之君竝異昭二十年傳琴張聞宗魯
 死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曰家語云孔子弟
 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卽
 牢曰子云是也案杜氏此注襲用王肅家語之文孔疏引賈
 逵鄭眾以琴張爲子張卽顓孫師鄭氏論語注牢弟子子牢
 也與琴張別爲二人昭二十八年傳惟此文王帝度其心孔
 疏王肅注及韓詩作唯此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杜氏
 亦沿用王肅之本襄十七年傳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杜注晏
 子惡直己以斥時失故孫辭答家老疏云家語孔子云晏平

仲可謂能辟害矣不以己是而駁人之非孫辭以避咎義也
故王肅與杜皆爲此說禮記雜記上疏引聖證論平仲言惟
卿爲大夫杜元凱注左傳與王肅同昭七年傳杜注弗父何
孔父嘉之高祖案商頌正義引世本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
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則弗父何爲孔父之曾祖杜依家
語本姓解宋父下增世子勝一代妄謂高祖亦依王肅僞說
也春秋宣九年經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洩冶直諫於淫亂
之朝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引家語洩冶之於靈公
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任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
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夫以洩冶之忠直諫捐
軀春秋所深予也杜氏諂附子雍黨同家語致貶死節之臣

魏書禮志又稱王杜議祥禫同月全乖鄭義爲短喪者作俑
其心術之不正亦甚矣竊以經傳集解頗多批繆後之學者
誠能抉賈服之微言黜杜氏之曲學亦可謂善讀左氏者歟

左傳杜解集正卷一終

左傳杜解集正卷二

淮安山陽丁晏學

隱元年經鄭伯克段于鄆 洪北江左傳詁曰馬融尙書注
克勝也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僞應劭曰鄭伯克段於僞是也
按趙匡集傳云鄆當作鄆鄭地在緱氏縣西南至十一年乃
屬周左氏云王取鄆劉蔦邗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爲鄆字
今考杜注潁川鄆陵縣旣非趙匡以爲當作鄆一無確據又
係改字亦非也惟應劭之說最足依據僞縣前漢屬陳留後
漢屬梁國作隰陳留郡在春秋時大半屬鄭且傳上云至於
廩延杜注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廩延至隰旣屬
順道又渡河至其亦便明克段之地爲陳留隰縣無疑

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
 焦里堂補疏曰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有方與晉灼音房豫
 有橐莽曰高平後漢書郡國志山陽郡高平侯國故橐章帝
 更名劉昭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高平章帝復莽此號左傳
 隱九年費伯城郎杜預曰縣東南有郁郎亭晉書地理志高
 平國故屬梁國晉初分山陽置有方與有高侯國此高平侯
 國即郡國志之高平侯國章帝更橐而名之者其分山陽郡
 所置之東平國則統七縣而方與及東平侯國皆屬之杜氏
 用其時郡邑以明春秋傳所云高平方與縣乃指高平國所
 領之方與縣則郁郎亭自在方與不在高平侯國郡國志高
 平侯國之外別有方與方與在漢屬山陽在晉屬高與東平

侯國者改自橐縣者自異劉昭引杜預指高平侯國非也郡國志方輿有魯侯觀魚臺蓋今之魚臺縣

又傳故名曰寤生 沈小宛左傳補注曰史記注徐廣曰年

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按史記云生之難此

寤生之解明矣又風俗通曰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

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

父母乎應劭說亦近是如杜解則寤寐中便已生子較后稷

之先生如達文王之洩于豕牢殆又易之姜氏當鍾愛何為

惡之乎寤與許同高誘呂覽注許逆也說文許逆也亦通作悟韓

非子說難大意無所拂忤韓非傳作大忠無所拂悟索隱云

不拂悟于君正義拂悟當為弗忤古字假借耳呂覽蕩兵篇

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新序一衛靈公蹶然寤然失位哀公問午其眾注逆其眾王肅本作迂是午悟寤皆悟之通借耳字又爲悟士喪禮無器則悟受之疏云悟卽逆也今生子有足先出者難產謂之逆生又釋名女青徐州曰媮媮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

又傳不義不暱 沈小宛曰說文黏黏也引傳不義不黏或作黏杜子春作昵周禮疏引左傳亦作昵孔傳昵近也馬云昵考也考于祖爲近爲親此作暱非體說文暱日近也引昭二十五年傳私降暱宴此言所爲不義則人無肯親附與下京叛叔段相應杜注非是

又傳弔生不及哀杜注諸侯以上旣葬則衰麻除無哭位諒

閻終喪 孔氏正義曰既葬除喪惟杜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晉書杜預傳云泰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尚書集議唯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服諒閻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問預證據所依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贈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閻之證也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乎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

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是既葬
應除而違亮陰之節也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
經帶既葬而除亮陰終制不復寢苦枕塊以荒大政蓋天子
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眾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
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
己以除亮陰終制此定禮也議奏詔從之 顧亭林左傳杜
解補正曰杜氏主短喪之說每於解中見之謂既葬除喪諒
闇三年非也改云不當既封反哭之時 惠樸庵曰荀卿云
貨財曰購輿馬曰贈衣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
非禮也贈弔及事禮之大也荀卿所稱乃時王之禮故左氏
依以爲說杜元凱遂借以文其短喪之說誕之甚妄之甚

沈果堂左傳小疏曰自始死及殯自啟及反哭皆主人所至
哀故哭踊無算否亦代哭不絕聲此句主弔葬言則所謂哀
者指自啟至反哭時也弔葬之禮凡有五節一啟殯而弔既
夕云請啟期告於賓正義曰使知而來赴弔下經遂云主人
拜賓檀弓亦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是也一祖而弔既夕
云有司請祖期注云當以告賓下經遂云賓出主人送檀弓
亦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朝是也檀弓所云弔於朝亦行於祖後一柩車將
行而弔既夕云賓入者拜之正義云弔葬之賓下經遂云乃
行是也一哀次而弔檀弓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哀次是也
一反哭而弔既夕云乃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檀
弓亦云周反哭而弔是也所以有此五節者或恩義有厚薄

道路有遠近事勢有順逆故早晚正變不必齊同然其在葬時則一也今宰啗之來弔踰葬期已數月矣故曰不及哀顧亭林杜解補正云不及哀謂不當既封反哭之時彤按檀弓疏論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朝哀次之義云君弔正禮當於殯宮或於朝祖廟無門外君弔之禮君來弔或晚有邂逅於哀次弔焉此明弔之正必於門內也又雜記云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夫弔賓於哀次已有隨分而退者是哀次之弔已緩況既封與反哭耶又既封反哭之弔當即相見朋友之未退者爲之非必至是方來之賓也顧說未盡 沈小宛曰士喪禮下篇既窆主人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

主人拜稽顙蓋前乎此皆營死者之事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故弔之經又云就次猶朝夕哭猶者猶既殯之朝夕哭也喪服疏云既殯以後卒哭祭以前阼階之下爲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按其時雖不代哭甚哀未殺故爲哭三無時之一也傳文所謂及哀者卽是此時在卒哭祭前也喪服疏又云凡喪服以冠爲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又卒哭祭畢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經不說帶所謂卒哭後變麻服葛只是男子易腰經以葛婦人易首經以葛男子重首婦人重帶猶不易也其負版衰裳練祭猶服大祥祭畢始焚之耳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杜預謂天子

諸侯既葬無服非聖無法古今之罪人也

又傳紀人伐夷 正義曰世本夷妘姓傳無其人不知爲誰
所滅釋例土地名夷國在城陽莊武縣莊十六年傳晉獻公
伐夷執夷詭諸注周大夫夷采地名則二夷別也世族譜於
夷詭諸之下注云妘姓更無夷國則以二夷爲一計莊武之
縣遠在東垂不得爲周大夫之采邑而晉取其地是譜誤也
二年傳莒人入向 顧亭林曰解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
非也于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
城向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襄
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杜氏於宣四年解曰向莒邑
東海承縣東南向城遠疑也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

氏解爲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爲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沈小宛曰于欽齊乘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方輿紀要春秋向之名四見杜預解爲二地承縣在今嶧縣境內龍亢今鳳陽府懷遠縣寰宇記在莒州南說皆未核惟沂州之向城爲近之蓋向先爲國後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以攝乎大國間也按莒亦小國去沂州尙遠

南至沂州二百二十里

知向國非沂州之向城鎮也寰宇記向城在密

州莒縣南七十五里當從之

三年經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萬充宗學春秋隨筆曰

日月會乃爲朔日食必在朔春秋書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

者凡二十六 桓三莊二十五二十六三十三僖五文十五成十六十七襄十四二十一凡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

四凡二二二十七昭七十五十七二十一 公羊謂之食正朔是

也書日不書朔者七 隱三僖十二文元宣八十七襄十五 乃食前之月當大而

小一日未朔而以為朔 一日初 故食在二日 初二 公羊謂失

之前者朔在前何休謂二日食是也日朔竝不書者二 莊十

五乃食前之月當小而大一踰朔而以為朔故食在晦日 前

晦 之 公羊謂失之後者朔在後何休謂晦日食是也二日食則

二日為朔晦日食則晦日為朔而歷不以為朔 歷書以一 故

史不得書朔也二日食尚是此月之日故史得書日晦日食

竝非此月之日故史不得書日也凡此皆司歷之過故左氏

曰官失之獨桓十七年十月朔日食食在朔而不書日非司

歷之過蓋舊史闕遺莫得而考也趙子常不从穀梁而獨取

其夜食之說穀梁以日朔皆不書者為夜食趙亦不從以證此經謂食時日未出

故不書日豈知食必在朔亦既夜食足知夜已合朔周人以

夜半為朔合朔即屬是日矣豈得以日未出歧之至襄二十

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四月而再頻食歷

法所必無此出一史宮之記載由其怠慢食時失記從後追

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所謂疑以傳疑也傳

注未言其闕失闕謂不書日失謂再頻食而杜氏於隱三年之不朔據已

長歷所推而指為史失則明與左氏官失相違矣沈小宛

曰顧氏大事表穀梁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杜以春秋日

食皆在朔故于去年十二月置閏若移此閏于今年二月而

以己巳爲二月晦則于穀梁之說合矣蓋今法日食必于台

朔而古法疏或有食晦日者漢晉時猶然按顧說非也元史

歷志姜岌

東晉時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

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

年無己巳似失一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

岌合今援時歷推之是歲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三

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又隋書歷志劉孝孫云春

秋經八食竝無朔字今以甲子元歷推算俱是朔日正明受

經于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此年二月己巳食

推合己巳朔唐志大衍合朔議曰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正

明爲是然依左氏例本無先後食法顧氏引入異家之論爲

左氏痕瘡也

三年經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洪北江曰京相璠云石門

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一百步

水經注按濟北盧縣春秋時卽齊地故京相璠云云杜注分爲

二地殊誤

又傳不反哭于寢 沈小宛曰杜預云自墓反虞于正寢疏

依和其謬不能正之按旣夕禮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立婦

人拾踊送賓于門外遂適殯宮于賓出後乃云適殯宮明上

文升西階爲廟所以先反哭于廟者當尸柩遣奠時已在廟

朝廟先禰而後祖故反哭就其最後行處鄭云反哭者于其

祖廟是也檀弓日中而虞反哭升堂主婦入于室孔疏恐人

勿堂與室爲正寢故云此皆謂在廟也是禮經皆謂反哭于

廟傳云哭于寢寢卽廟耳杜演爲正寢不知寢廟同舉則一

之義也

月令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寢廟通名猶諸冕亦稱冠雜記至于廟門注廟所殯宮

又傳蘋蘩蕝藻之菜

洪北江曰詩毛傳蘋大萍也蘩皤蒿

也藻聚藻也按杜注蕝藻聚藻也是訓蕝爲聚非毛傳意今攷顏氏家訓書證篇引郭注三倉云蕝藻之類也則蕝亦水草不可空訓作聚且尋上下文義澗谿沼沚筐筥錡釜皆四者竝舉况蕝字从草何得空訓作聚杜氏之說疏矣

又傳昭忠信也

趙子常左傳補注曰凡傳中所引君子曰

云者義皆膚淺與其序事之精如出二手蓋其序事精鑿者皆史志成文而斷論則左氏之陋見也杜注每曲爲之義固不足深辨後儒竝其事實一切疑之則又過矣

又傳將修先君之怨于鄭 洪北江曰服虔以先君爲莊公

本疏一云隱二年鄭人伐衛先君莊公詩按州吁弑桓公必不

更爲之修怨此先君服說指莊公最是杜注非也

四年經取牟婁 沈小宛曰一統志牟城在青州府壽光縣

東北二十里婁鄉城在諸城縣西南四十里按索隱云春秋

時杞已遷東國故牟婁爲杞之別邑按杜以爲杞卽都濰于

然州公亡國後僖十四年杞爲淮夷所病遷緣陵始在齊東

境淮夷在徐方若杞先都濰于無由爲淮夷所病疑杞此時

尙在雍止此莒人伐杞杞乃紀之誤孔疏謂雍止濰于郡別

而境連此尤孟浪不知方輿者矣

又經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濮陳地水名 焦里堂曰史記衛

世家集解引服虔曰濮陳地索隱亦引賈逵曰濮陳地杜本
賈服也而係以水名乃說文濮水出濮陽南入鉅野鉅野爲
魯地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陰句縣爲新
溝又東北過廩丘縣爲濮水然則陳無濮水矣哀二十七年
齊陳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須涉濮水亦非陳地釋例土
地名闕疑爲是

五年傳鄭人侵衛牧 洪北江曰按爾雅郊外謂之牧非邑
名與下伐宋入其郛同前年伐鄭圍其東門故鄭亦侵其牧
地以報之又衛地無名牧者若云朝歌之牧野則亦不可僅
名爲牧明杜注非也

又傳諸侯用六 顧亭林曰解曰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

引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傳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隆言是也

六年經鄭人來渝平注渝變也 惠定宇補注曰案渝讀爲輸二傳作輸廣雅曰輸更也與懌俊改同釋秦詛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杜注自明而獨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服虔曰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是服亦

訓渝爲更

七年傳謂之禮經注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
不告之例又曰不書于乘明禮經皆當書于策仲尼修春秋
皆承策爲經正明之傳博采眾記欲開凡例 正義曰凡例
是周公舊制其來亦無所出以傳言謂之禮經則是先聖謂
之非正明自謂之也史之書策必有舊法一代大典周公所
制故知凡例亦周公所制 趙子常曰春秋之後周典散失
左氏采合殘缺傳以己見略示凡例凡五十條杜氏一氏定
爲周公所制而不考其不通于經則亦陋矣 晏案左氏傳
昭二年傳晉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
曰周禮盡在魯矣杜注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

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杜氏依此傳文遂傳會以五十發凡爲周公禮典故集解序云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隱元年疏引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正明撮其體要約以爲言非能寫故典之文也案孔疏已謂凡例是周公舊制其來亦無所出趙氏斥杜之陋駁正尤確凡例自是左氏約言杜氏謂春秋原本周公貶說無據

又傳戎伐凡伯于楚正以歸 顧亭林曰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正杜解曰衞地非也其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則是也春秋時爲曹地 江慎修地理考實曰彙纂今兗州府曹縣

東楚工亭是也今按曹縣今屬曹州府一統志楚工城在曹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時戎州己氏之邑漢改爲己氏縣隋改曰楚工明省入曹州又考二年戎城亦在曹縣則此楚工爲戎邑凡伯變其地戎遂伐之以歸非衛邑也因此楚工與滑縣楚工衛文公所居者同名杜遂以爲衛地不知此楚工去衛遠衛不得有此說者因杜注遂謂於楚工者罪衛不能救王臣之患考之亦不詳矣若論近楚工之國則曹都定陶者爲最近凡伯經戎人之邑而戎伐之雖曹亦不能救也春秋書於楚工詳其爲戎地以見戎之橫周之微耳於曹衛乎何責 沈小宛曰杜預云楚工衛地非也此爲曹之楚工紀要楚工城在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衛之楚工在衛輝府滑縣

東六十里水經注亦誤以成武之楚正爲衛文公所居程公

說春秋分記曰戎州己氏邑在今拱州楚正縣九域志楚正屬應天府輿

地廣記崇寧四年分爲拱州戎蓋昆吾之後別在夷狄周衰入于此天王

使凡伯聘魯由雒邑道楚正至仙源九域志大中祥符五年改曲阜縣爲仙源逮

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正在河南宜爲周魯往來之地以其

逼近宋都故漢晉屬梁國按本己氏縣屬梁國後漢改屬濟陰郡晉屬濟陽郡杜預誤

以此爲卽僖二年衛所城之邑水經注亦以此爲衛文公徙

居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正曹邑在

今滑之白馬楚正在澶之衛南地在河北凡伯安有踰河北

道衛而南使于魯耶輿地廣記今楚正縣有景山京岡乃後

人附會名之耳欽韓按漢志云山陽郡成武縣有楚正亭齊

桓公所城遷衛于此由此展轉貽誤

八年經盟于瓦屋 沈小宛曰一統志瓦屋頭集在大名府

清豐縣東三十五里或謂盟于瓦屋即此 名勝志瓦屋頭在開州西南 紀

要瓦岡在滑縣東水經注濮渠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逕瓦

亭南當是此瓦屋杜預謂周地非也

又傳先配而後祖 沈小宛曰賈逵以為禮齊而未配三月

廟見然後配鄭眾以配為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

心皆與禮文不合鄭康成以為較道之祖又與傳先言入鄭

者不合杜謂忽不先告祖廟而行則陳鍼子既非目擊安得

方來譏之按聘禮大夫之出既釋幣于禰其反也復告至于

禰忽受君父醮子之命于廟以逆其婦反而不告至徑安配

匹始行廟見之禮是爲墮成命而誣其祖

十一年傳吾先君新邑於此杜解此今河南新鄭縣舊鄭在京兆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南郡新鄭縣詩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是也知新邑於此謂河南新鄭也志又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知舊鄭在京兆志又云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桓公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爲桓公謀取虢郟之地令寄帑與賄而虢郟受之後二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郟之地晏案疏引周宣王弟以下今本漢書無之史記鄭世家有此文小異

又傳攢茅向盟州陘隤懷沈小宛曰一統志攢城在修武

縣西北二十里地里通釋攢茅今為大陸村按正義引括地志有茅亭在懷州獲嘉縣東北二十里則攢

茅本兩邑而杜預誤合之也向城在濟源縣南寰宇記向城在孟州河陽縣西北二十五里孟

津在孟縣南十八里寰宇記盟津為蘇忿生邑州縣故城在河內縣東南

紀要武德縣在府東南五十里本周之州邑潰城在衛輝府獲嘉縣西北紀要潰城在修

武縣懷縣故城在武陟縣西十一里按杜預缺陘地地理通

釋汾陘之塞山海經有少陘之山太平御覽謂在熒陽一統

志以為此陘然去南陽之地絕遠非也寰宇記太行陘在河

內縣西北三十五里連山中斷曰陘述征記曰太行山始于

河內北至幽州有八陘第一軹關陘今在濟源縣理西十一

里第二太行陘第三白陘此兩陘今在河內蓋即此陘也又

陘邢聲同懷慶府志平皋城在温縣東二十里邢城在平皋

東北隅方輿紀要平皋城在府城東南七十里入溫縣界一名邢止

桓二年經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注稱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正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釋例經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正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爲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闈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旣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爲不安經書臣蒙君弑者三直是弑死相及卽實爲文仲尼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 惠定宇曰孔父孔子之先也傳云

孔父嘉爲司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而後名祭仲足是也鄭有子孔名嘉說文曰孔从乙从子乙請子之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夫故先儒皆謂善孔父而書字杜輒爲異說不可从也 焦里堂曰公羊傳於孔父仇牧荀息三人互相比例以稱其賢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云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閑謂捍禦兩傳深得春秋書死難之義乃左氏則謂

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黜陵子曰古者大夫猶

皆乘車其妻安得在路使人見其貌蓋以舊言孔父因而攻義形於色而作傳者以爲女色之色遂妄爲此說耳

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又謂宋殤公立

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

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此杜預所據以定孔父之罪案

也乃司馬則然左氏明指爲華督之言督誣孔父之言而可

據乎 沈小宛曰穀梁曰孔父字謚也顧云家語本姓篇考

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

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按若以孔父爲名

則夫子得氏之始不應以所諱爲氏杜預因公穀兩家皆美

孔父故欲立異而稱名罪之非也

又傳立華氏也 沈小宛曰督有弑君之罪無以自立故爲此會以湔洗之經書成宋亂者以此惠氏言立華氏爲證此公羊家言非也傳言華氏是史文追稱猶諸侯預稱諡也杜言督未死而賜族義亦了戾

又經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 萬充宗曰是會也鄭莊以宋馮旣立慮有中變乃糾齊魯陳三君駐師于稷以防之

君行師從

馮位旣定督相已

成乃受賂而退在諸君爲定宋在春秋爲成亂諸黨惡也杜注釋成爲平謂是會本欲平宋弑君之亂以受賂不果夫謂之平亂必將殺督逐馮置君而後去乃可曰平彼鄭莊仇宋欲禍殤納馮己非一日今方得遂其願其必不討逆也可弗

論魯桓弑君自立得宋馮而不孤聞之無瑕者可以戮人未

聞賊能討賊也齊僖與鄭石門之盟隱三年相得甚驩既雖與

宋盟于瓦屋隱八年旋即背之而會魯鄭伐宋隱十年繼復與鄭

入郕與魯鄭入許要結如此將唯鄭莊是聽况陳桓錄錄因

入成事者乎且諸君非知君臣大義者苟知君臣大義魯桓

不與蹈之矣齊陳鄭三君之師當即至魯矣故知為會之本

意初非平亂也而馮位以是定督相以是成從此亂賊橫行

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不謂之成亂而何然則割鼎之賂何

為也曰以謝定位非求免討也

又傳鞶厲 沈小宛曰內則男鞶革玉藻注凡佩繫于革帶

按大帶博四寸以束體革帶博二寸以施佩易訟上交或錫

之鞶帶虞翻注引內則文知此鞶厲亦革帶也晉書輿服志
革帶古之鞶帶也方言帶謂之厲革帶之餘爲厲大帶之餘
爲紳杜反以鞶厲爲紳帶謬矣

又傳其弟以千畝之戰生 顧亭林曰解西河界休縣南有
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界休按史記趙世家周
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
縣北九十里

三年傳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沈小宛曰元史歷志
姜炭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
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炭合以今歷推之是歲八月壬辰
朔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四杪

五年傳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注祭足卽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罪也

焦里堂曰射王中肩鄭不臣甚矣勞王問左右奸也而杜預以爲王討之非明爲高貴討司馬昭而發幸祝聃射王中肩尙未至成濟之惡耳自救之說原是飾辭左氏述之非左氏以鄭志在苟免也預援臆生答聃之言爲司馬昭作解已非而乃直斥王討爲非何繆戾至此 沈小宛曰杜云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按以王討爲非則鄭之拒戰射王爲宜苟有人心必不至是殆爲司馬昭懸解耳經之不書王師敗何也曰君失其政臣無敢不盡其節大經也今鄭之待天王若夷狄然臨陣交鋒志在必殺此豈可以示天下後世哉後

漢書孔融傳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劉表所爲不軌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是以齊兵次楚惟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窺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此春秋之意也淩夷之漸謹于其小決壞之極諱于所尊杜預拘傳例謂不以告故不書不知傳例自爲諸侯發列國弄兵蠻觸交爭書之不可勝書故定其例至畿甸諸侯天王問罪師敗身夷可書之事豈有大於此豈緣不告而不書哉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書者以戎故不足諱也傳于此極言鄭莊之姦狡而杜劬爲湔洗鄭惡其于經傳皆憤憤而

臆決者矣

又傳檣動而鼓 洪北江曰賈逵以爲檣爲發石一曰飛石

范蠡兵法云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二百步本說文檣建

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碓敵釋文云檣說文作檣按今刻

本說文仍作檣又按三國志太祖爲發石車擊袁紹注引魏

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檣動而鼓說曰檣發石也于

是造發石車惠棟云說者卽賈侍中說也杜以檣爲旃蓋本

馬融今按新唐書李密傳造雲檣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

具號將軍礮益可證賈氏之說杜注雖本馬融然究不若賈

說之信而有徵也

六年傳謂其不疾疾蠡也 洪北江曰釋文稱說文蠡作礮

按說文無癩字。瘞字下注云小腫也。从疒坐聲。一曰族。案臣鉉等曰。今別作瘵。蠹非是。今攷玉篇瘵。蠹皮膚病。左傳曰。不疾瘵。蠹也。一作瘵。按釋文所引說文疑屬玉篇之誤。又按說文瘞字注。既云小腫。而陸氏所引說文亦云皮肥。是族。案。不過皮毛肥腫之病。故玉篇云。然杜注以疥癬當之。考說文疥搔也。癬乾瘍也。恐非其義。

十一年經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惠半農春秋說曰。鄭忽

者鄭伯也。曷為不稱爵而直稱名。未踰年之君也。十有一年夏五月癸

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故出奔則名既葬矣。可以除喪乎。既葬除

喪。此杜預短喪之說。春秋之臯人也。

又傳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惠半農曰。三國盟于宋地。則宋

爲地主故列于末不然宋大國也曷爲序於鄭下哉杜預謂宋不書經闕焉知其非傳誤而妄以爲經闕乎

又傳貳軫 沈小宛曰路史國名貳在隨州南軫國在楚東南按自來地志所不載羅泌妄人臆造也

又傳蓼 沈小宛曰杜以爲南陽之廖誤也昭二十九年傳作騶非此蓼也前志六安蓼故國皋陶後一統志蓼縣故城在光州固始縣東北與潁州府霍丘縣接界古蓼國今有蓼城岡在縣東北七十里

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杜注賴國在義陽隨縣 江慎修曰彙纂後漢志襄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文獻通考賴國在襄信縣元省縣爲鎮今在息縣東北其賴亭則在商城縣

南息縣商城皆屬寧甯府光州蓋地相接也杜注在義陽隨縣則去光州甚遠不知何據今按隨縣之厲鄉本厲國杜因字音相近意其即為賴也故誤息縣商城今皆屬光州

又傳亂次以濟洪北江曰釋文本或作亂次以濟其水按

水經注引傳作亂次以濟淇水攷沂水與夷水亂流東出謂

之淇水沂淇同後傳寫誤耳逕蠻城南城在宜城南三十里杜預釋例

羅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在南郡枝江縣自楚及羅須渡此水

杜本因脫淇水二字故注析不清釋文其字又誤脫水旁今

從酈注及釋文增入二字又按杜注以此傳之酈為水名亦

誤攷酈楚縣名昭十三年王沿夏將欲入酈服虔云酈別都

也此傳文酈字亦指楚縣而言不指酈水杜注及正義皆誤

十五年經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惠半農曰公羊曰邾婁牟
葛皆稱人夷狄之也然則蠻夷之大者稱名其微者稱人故
曰人不若名則邾婁牟葛更卑於穀鄧矣杜預謂三人皆附
庸之世子此求其說而不得直以意造也預之妄皆若此

顧復初春秋大事表曰案杜注牟國今泰山牟縣彙纂以爲
今濟南府東二十里有牟城杜佑通典登州治蓬萊縣春秋
時牟子國亦曰東牟郡在濟南府治東九百十五里或疑去
魯太遠不應來朝然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杜注云東夷
國在城陽黔陬縣案今萊州府高密縣西有黔陬城去魯更
遠介可來朝何獨於牟而疑之乎當以通典之言爲定杜注
非也

又經五月鄭伯突出奔蔡注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爲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 惠半農曰襄十四年傳稱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似列國之史皆書孫寧出其君孔子修春秋削而更之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邪說以爲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之尤悖者不可以不辨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憚皆將逞志於君矣何懼之有

又傳鄭伯突出奔蔡 沈小宛曰釋例謂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

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
爲文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按此與衛獻公出異經之所書或
仍其赴告何者突本非嗣子祭仲立之徒以脅于宋人突之
出也必不以臣逐君之事播于鄰國則突之出突之歸其得
失係于一身非有義例若臣逐君而更深責被逐之人豈扶
陽抑陰之義左氏義深于君父豈若此哉

又傳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注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
焦里堂曰戮辱也雍糾爲祭仲壻猶杜預爲司馬懿壻糾
不私其婦翁死於君事烈士也何辱之有

十六年經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注惠公也朔讒搆取國
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焦里堂曰左氏稱衛宣公生急

子屬諸右公子取宣姜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宣姜與朔
構急子壽急皆殺於盜二公子故怨朔左公子洩右公子職
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此杜預所據以爲說也故朔以桓十
三年立至此爲君已四年已君之而逐之猶已君之而弑之
春秋於衛剽齊商人皆與以爲君而書齊人弑其君商人衛
甯喜弑其君剽蓋君雖由篡弑而得身卽事之則因而逐之
弑之卽是弑其君弑其君卽是亂臣賊子此孔子作春秋所
以息邪說使亂臣賊子懼也曹氏固篡漢而爲漢賊者也乃
司馬氏旣爲之臣世受其爵祿卽不得藉口而不以爲君而
以爲司馬氏者固曰此曹魏者漢之賊也吾逐漢之賊殺漢
之賊而已矣明人蔣氏之翹云魏景元四年劉禪降而漢滅

明年咸熙元年司馬昭遂自爵爲王二年興衛服飾皆如帝
者之儀子稱太子妻稱王后則賊亦明認繼漢而王蓋自不
欲居篡魏之名矣此言是也晉書習鑿齒傳云在郡著漢晉
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其言謂三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
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至文帝即司馬昭平蜀卽爲漢亡而晉始
興焉此正師昭之志也惟魏爲漢賊而晉自承蜀漢以有天
下則逐芳殺髦殲爽滅儉自可無所顧忌向使昭在必以此
義曉於天下晉武憤憤仍以魏爲恪而昭之志實大揚於彥
威而杜預於春秋此注一見其微意焉

又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注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
曰烝 焦里堂曰宣公此事洪邁容齋五筆極辨其誣謂宣

公立僅十九年不應烝宣姜而生伋又納伋妻而生壽朔伋能娶必十五以上朔已能譖兄壽已能代兄死必在十歲以上此十九年之間何以消破鄒忠允駁之言莊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宣以是冬立烝夷姜而生伋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蕭山毛奇齡又辨之云莊公死後莊姜治宮政惟禮是視戴嬀歸陳莊姜猶送之作燕燕之詩其宮中去就有禮如此幾見桓公宮中莊姜二嬀具在可容一媵毒而不知覺者況使宣公早見獸行則不特衛人絕之討賊如石碣亦孰肯就邢迎之乎乃以夷姜爲莊公妾者緣服虔上淫曰烝之訓見詩正義杜依之耳烝廣雅訓爲淫史記衛世家云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

令右公子傅劉向列女傳云宣公夫人夷姜生伋以爲太子
明以夷姜爲宣公夫人新序節士篇云伋前母子也壽與朔
後母子也史記所謂愛夫人夷姜卽左傳所云烝於夷姜謂
寵溺之也宜以史記明左傳而知杜依服氏之非正義乃斥
馬遷爲謬失之矣

又傳衛宣公使伋子如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杜注莘衛地
陽平縣西北有莘亭成二年戰于鞏傳師從齊師于莘杜注
莘齊地 顧復初曰案杜氏以莘兩屬齊衛非也陽平西北
有莘亭道阨險自衛適齊必由之道輿地志亦云陽平之莘
有二子爭死處今東昌府莘縣有莘亭故城觀鞏傳云及衛
地下云師從齊師于莘本自直接則莘爲衛地傳文明白可

見因中間有韓獻子將斬人數句文氣隔斷又以從齊師三字遂更指爲齊地此看傳文不精細之故也高江郵云葦原跨兩境齊衛皆得有之是時晉師自衛來至齊疆終是回護杜氏之說耳

又經冬城向杜注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不知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之事但本事異冬隨本而書之耳又推按此年閏在六月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正義曰杜注既以冬屬之十一月但十一月水星昏猶未正故復推按歷數此年閏在六月節氣須早一月而正十一月可以與土功書時非傳誤也 顧復初曰案經書冬而下有十一月是夏正八月正是不時書之以示譏也若以爲時則常事不

書矣桓公篡弑之君舉動妄作固所應有何必曲爲解釋今
斷云傳誤 沈小宛曰按此冬城向實是十月唐歷志大衍
日度議曰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
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幹故祖冲之以
爲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
冬十月之時水星昏正故傳以爲得時杜氏據晉歷小雪後
定星乃中季秋城向似爲太早引詩云定之方中乃未正中
之時非是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據長歷是年冬十
月庚午朔元史歷志大衍歷推得在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
閏也

十八年傳齊人殺彭生 趙子常曰陳氏曰殺彭生不書嫌
討賊也杜氏不書非卿說非是

左傳杜解集正卷二終